

論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

何 大 安

- 一、送氣濁聲母的例字
- 二、送氣濁聲母在音韻結合上的特點
- 三、送氣濁聲母的產生
- 四、「影響規律」的另一個例子：竹篙
- 五、清化的過程
- 六、永興乙
- 七、結語
- 引 用 書 目

一、送氣濁聲母的例字

永興方言是四川的一種湘方言。根據崔榮昌、李錫梅兩位先生的調查（崔、李 1986），這個方言的聲韻調系統如下：

一、聲母三十七個：

p p' b b' m f t t' d d' n ts ts' dz dz' z s tɕ tɕ' dʒ dʒ' ʒ ɕ tɕ tɕ'
dz dz' ɳ ɕ k k' g g' ŋ x ʃ ø

二、韻母三十八個：

ɿ ʌ ə i u y yu a ia ua o yo e ie ue ye ai iai uai ei uei au iau əu
iəu an ian uan yan ən in uən yn aŋ iaŋ uaŋ oŋ yoŋ

三、聲調四個：

陰平 ˊ 55 陽平 ˊ 21 上聲 ˋ 53 去聲 ˋ 14

* 這篇短文的初稿寫成於75年12月，曾經二組師友及梅祖麟、王士元、張裕宏三位先生惠閱指正，非常感謝。由於受教之處甚多，文中不煩一一指出。但初稿原來並無第六節，此節之作，實得梅先生的啓發。因此於諸先生之外，作者要特別謝謝梅先生。

這個音韻系統最引人注意的，是擁有兩套濁聲母，一套送氣，一套不送氣。在漢語方言之中，區別送氣與不送氣濁聲母的，個人還不曾見到。崔、李兩先生特別提到了這一點，並且還很詳盡的列出了兩套濁聲聲母的例字。現在我們把這些例字和兩位先生的說明轉錄下來，以供進一步的觀察：

一、永興話的聲母總數爲37個，比四川官話（總計24個）多出13個，即 [b b' d d' dz dz' dz̥ dz̥' g g' ʁ]。

二、永興話裏的濁聲母字（與四川官話相同的不計），在常用字中搜集到 364 字（一字兩讀以兩個字計）。其中，338 字來自古全濁聲母，6 字來自古次濁聲母，20 字來自古清聲母。下面按其聲韻調系統依次列出：

[b] bi₁ 鼻脾皮避並匹滂 | bu₁ 部步簿捕並 | be₁ 白並 | bo₁ 薄婆並 | bai₁ 牌排並 | bai₁ 敗稗並 | bei₁ 倍並 | bau₁ 抱並豹幫 | ban₁ 伴拌辦並扮幫 | bian₁ 便並 | ben₁ 笨並 | bin₁ 病並 | ban₁ 棒並

[b'] b'u₁ 葡並 | b'a₁ 拔跋並扒幫 | b'ie₁ 劈滂 | b'ei₁ 培陪賠並 | b'iau₁ 瓢嫖並 | b'an₁ 盤並 | b'ian₁ 便（便宜）並 | b'en₁ 盆膨彭並 | b'in₁ 貧頻瓶屏平萍坪評憑並 | b'an₁ 旁並 | b'on₁ 朋棚蓬篷並

[d] di₁ 帝端弟遞地第定隸來 | du₁ 獨讀毒徒途塗圖屠突定禿透 | da₁ 大定 | do₁ 墮惰舵定 | dai₁ 戴端貸透袋定 | dau₁ 道稻盜定 | dəu₁ 豆逗定 | dan₁ 淡蛋彈（子彈）定 | dian₁ 佃電定 | duan₁ 段段斷定鍛端 | dən₁ 鄧定 | din₁ 訂端定 | don₁ 洞動定

[d'] d'i₁ 堤題提啼蹄定 | d'o₁ 託托透駝駝鐸定 | d'ai₁ 台抬苔定 | d'au₁ 桃逃陶淘定 | d'iau₁ 條定 | d'əu₁ 頭投定 | d'an₁ 潭談痰彈～琴檀定 | d'ian₁ 田甜填定 | d'uan₁ 團定 | d'en₁ 騰騰藤滕疼定 | d'in₁ 亭停廷庭定 | d'an₁ 堂唐塘糖搪定 | d'on₁ 同筒銅桐童瞳定

[dz] dz₁ 瓷瓷從遲澄詞祠邪 | dzu₁ 鋤崇除厨儲澄 | dza₁ 茶擦澄 | dze₁ 賊從 | dzo₁ 坐座從 | dzai₁ 再精在從 | dzuei₁ 賊（白讀）從 | dzuei₁ 罪從 | dzau₁ 皂從 | dzuan₁ 撞澄 | dzon₁ 重澄

[dz'] dz'ai₁ 才財材裁從柴崇 | dz'uei₁ 垂禪槌錘澄 | dz'au₁ 曹槽從朝潮澄巢崇

[dz'əu] 愁崇籌酬禪綢稠籌澄 [dz'an] [殘慚蠶從經澄饒崇] [dz'en] 存曾層
從澄澄 [dz'uan] 床崇 [dz'on] 從叢從蟲重澄崇崇

[dz] dzau 趙澄

[dz'] dz'uan 船船椽傳澄全泉從拳權羣 [dz'en] 沉陳塵呈程澄臣成城誠承丞禪

[dz'an] 長~短腸場澄

[dz] dzi 棋奇騎其旗羣齊臍從 [dzi] 忌羣 [dzie] 茄羣 [dziau] 輻羣嚼從

[dzieu] 究見舊舅羣 [dzian] 件羣賤從 [dzin] 近羣盡靜淨從 [dzyn] 俊精

菌羣 [dzian] 匠從

[dz'] dz'iau 樵瞧從喬僑橋羣 [dz'ieu] 求球羣讐酬禪籌綢稠澄愁崇 [dz'ian]

錢前從鉗乾虔羣 [dz'in] 秦情晴從勤芹琴禽擒羣成誠城承丞臣禪呈程塵沉陳

澄 [dz'ian] 强墻場長 (~短) 腸澄 [dz'yon] 窮邛羣

[g] guei 跪櫃羣

[g'] g'uei 葵逵羣 [g'uan] 狂羣

[ɣ] ɣou 活何荷禾和盒河合匣 [ɣai] 還 (沒來) 鞋匣 [ɣau] 毫豪匣 [ɣeu] 侯喉

猴匣 [ɣeu] 厚后候匣 [ɣan] 寒韓含函銜咸匣 [ɣən] 衡恒匣 [ɣən] 恨杏匣

[ɣaŋ] 行航杭匣 [ɣoŋ] 弘洪鴻紅宏虹匣

[z] zɿ 四肆心士崇是禪

[z] zɿ 時禪 [zu] 樹禪 [za] 下夏匣 [ze] 舌蛇船 [ze] 射船 [zau] 韶若

禪 [zan] 嫌賢匣 [zan] 現匣 [zən] 晨辰禪 [zən] 剩船 [zuən] 順船舜書

[zaŋ] 常嘗償禪 [zaŋ] 尙上禪 [zoŋ] 雄熊云

[ŋ] ŋa 牙芽疑 [ŋa] 啞影 [ŋa] 眼疑

以上共計364字，其中濁塞音字152個，濁塞擦音字143個，濁擦音字 65 個，濁鼻音字 4 個。關於永興話中的濁聲字，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濁聲字的範圍縮小了，古代的濁聲母字在今天的永興話中有的不再讀濁聲了。二是古代的少數清聲母字今讀濁聲母字。三是在古漢語中的濁塞音和濁塞擦音都只有一套，而永興話却有送氣和不送氣兩套。這種現象在漢語方言中少見。¹

1. 以上引文中 [d'] 母最後一行的 [d'og]、[ɣ] 母第一行的「侯」、和例字下文字說明第二行的「三點」，原文分別作 [d'ag]、「候」、「四點」。現在根據上、下文義和相關例字的讀音作此改正。

二、送氣濁母在音韻結合上的特點

崔、李兩位先生從文獻材料、發音人的敘述、以及方言的音韻特點，提出永興方言「歷史上是湘方言，現在已經向四川官話靠攏了」（崔、李1986：197）的結論，相當可信。下文從方言接觸的角度來看送氣濁母的形成，基本上便以這一結論作為前題。假定我們同意永興方言的前身，是個帶不送氣濁母的湘方言——濁母不送氣本是老湘方言的特色——那麼他的送氣濁母，便有可能是後來受四川官話，用我們習用的說法，也就是西南官話，的影響所產生的。

如果我們從來源上來比較送氣濁母與不送氣濁母的音韻分佈，便會發現：不送氣濁母可以配相當於中古音的平上去入各種調類的字，但是送氣濁母却大部分只配其中的平聲，不配其他上去入聲字。當然，濁母所配的平聲，在今讀都是陽平。下面是一個簡單的統計。

	平	上	去	入	平	上	去	入
*b >	b : 5	7	9	2	b' : 24			2
*d >	d : 5	7	19	3	d' : 45			1
	z : 1							
*d >	dz :	1			dz' : 9			
	dz : 6	1	1		dz' : 12			
					dz' : 11			
*g >	g :	1	1		g' : 3			
	dz : 6	4	3		dz' : 16			
					dz' : 2			
*dz >	dz : 2	4	1	2	dz' : 14			
	dz :	2	3	1	dz' : 7			
					dz' : 2			
*z >	dz : 2							

*dz >	z : 1	3	1		
				dz' : 1	
*z >	z : 7	3			
	z : 1				
				dz' : 8	
				dz' : 6	
				dz' : 3	
*dz >	dz : 1			dz' : 6	
	z' : 1				
				dz' : 1	
小 計	36	29	43	9	170
					3

送氣濁母配入聲的只有三個字：拔 b'a₁、跋 b'a₁、鐸 d'o₁。這三個字的今讀也都是陽平。因此，配陽平調，可以說是永興送氣濁母的一項重要特點。

三、送氣濁聲母的產生

所謂四川官話，或西南官話，和其他的官話方言一樣，濁母已經清化。官話清化的規律是：濁母在平聲調（今陽平）變成送氣清音，在上去入等仄聲調中變成不送氣清音。除了清化之外，大部分西南官話的入聲字也因韻尾消失而併入了陽平調。² 因此陽平調中就應該有一套來自古平聲濁母的送氣清聲母，和一套來自古入聲清、濁聲母的送氣與不送氣清聲母字。拿成都、金堂和永興作比，³ 這兩套字就是：

	成 都	金 堂	永 興
平*b	p'in	p'in	b'in
甜*d	t'ien	t'ian	d'ien

2. 入歸陽平是大部分西南官話的現象，另外有一部分入去聲，還有一部分入聲獨立。由於永興和下文要談到的竹篙方言都分佈在沱江上游的中江、金堂兩縣，而這兩縣的西南官話正是入歸陽平，所以本文便從這一型的方言來討論，不再細作分別。以下提到西南官話時也是同樣的用法。

3. 成都、金堂是與永興地理上最接近的兩種西南官話。崔、李兩先生時取兩地與永興作比，諒亦因此之故。以下所引成都和金堂的例字，則係取自楊時逢1984：11—26，677—692。

狂 ² *g	k'uaŋ	k'uaŋ	g'uaŋ
才 ² *dz	ts'ai	ts'ai	dz'ai
作 ² *ts	tso	tso	tso
冊 ² *ts' ⁴	ts'e	ts'e	ts'e
澤 ² *d	ts'e	ts'e	ts'e
白 ² *b	pe	pe	be
讀 ² *d	tu	to	du
賊 ² *dz	tse	tse	dze

簡而言之，西南官話陽平調中的送氣聲母有兩個來源，一是古平聲濁母字，如「平、甜、狂、才」，一是古入聲送氣清母字，如「冊」。影響永興陽平調送氣濁聲母發展的，應該就是這兩批字。然而，永興陽平調的送氣濁母字，却只有古平聲字，而沒有古入聲字。古入聲字要不是讀成了清聲母，如上舉的「作、冊、澤」，便讀成濁不送氣了，如「白、讀、賊」。

濁音清化和入歸陽平雖然不一定同時完成，但是由於這是大部分西南官話的共同特點，因此他們應該是這一部分西南官話形成初期就已有的變化。當永興方言從湘語區移入四川之後，對永興方言不斷發生影響的這些西南官話諒即如此。那麼那些方言是把「才、冊」都讀陽平送氣，「作、賊」都讀陽平不送氣的；而永興最初則依一般老湘語的讀法：「才、賊」是不送氣濁母，「冊、作」分別是送氣和不送氣清母。如果以 $\sim \rightarrow$ 表示影響的方向，西南官話對永興的影響便可如下所示：

西 南		永興前身		永 興	例 字
ts'	$\sim \rightarrow$	dz	>	dz'	才
ts'	($\sim \rightarrow$)	ts'	>	ts'	冊
ts	($\sim \rightarrow$)	dz	>	dz	賊
ts	($\sim \rightarrow$)	ts	>	ts	作

這麼一來，問題便很清楚。「才」這一類古平聲字和永興的陽平濁母字對當，這類濁母字便受西南官話的送氣聲母的影響，而成了送氣濁母。「冊、作」這一類字和永興

4. 成都、金堂「冊」字讀法不詳，這裡列的是「策」的讀音。策、冊中古同音。

的送氣清聲母相當，永興便沒有改讀的必要。至於「賊」這樣的濁母入聲字，在西南官話變成陽平的不送氣清聲母，對當於永興的不送氣濁聲母，沒有了送氣成分的影響，永興當然仍只是個不送氣的濁聲母。所以永興的不送氣濁母有入聲字，而送氣濁母却沒有。簡單的說，永興的送氣濁聲母，是受到西南官話濁母清化後平聲送氣的影響而產生的。這種影響，可以規律（R）表示：

(R) $\begin{bmatrix} - \text{濁} \\ + \text{送氣} \end{bmatrix} \rightsquigarrow \begin{bmatrix} + \text{濁} \\ - \text{送氣} \end{bmatrix} > \begin{bmatrix} + \text{濁} \\ + \text{送氣} \end{bmatrix} / \text{——陽平調}$

規律(R)是個音韻上的表現法。在語音層次上,清聲母的送氣成分是否完全等於濁聲母的送氣成分,還有可商榷的餘地。⁵不過就心理的真實感(psychological reality)而言,永興方言顯然等同了二者,所以才會以此代彼。同時規律(R)又是條影響規律,⁶影響項與變化項有兩個徵性值完全相反,但是規律中起作用的,只是[+送氣],而不是[-濁]。這裏也可以看出,在接受影響時,永興決定影響方向的自主面。

還應當注意的是，規律（R）雖然解釋了送氣濁母字的共同特點，但是並不是所有的【+濁，-送氣】的字都必然已經過了（R）的變化。例如「脾、皮、婆」之仍讀b，「徒、屠、途」之仍讀d，「瓷、鋤」之仍爲dz……等，就很明顯的沒有變成送氣濁母字。這倒不是（R）是不是一條必用律或可用律的問題。倘若（R）真是一條可用律，那麼所有的送氣濁母也應該同時有不送氣濁母的一讀，然而實情並非如此。甚至這也不是原來的不送氣濁母字是否有條件分化的問題。送氣濁母只出現在陽平調。在陽平調中，成對比的送氣濁母與不送氣濁母有如下的分佈情形：

[illegible]

5. 例如P. Ladefoged 1982, ch. 6 就有不同的意見，讀者可以參看。

6. 有關「影響規律」的定義與形式，請參看拙作，待刊稿，第二章。

[illegible]

總計送氣濁母 154 字，不送氣濁母 27 字。整個來看，送氣和不送氣是互補的。這可以反證 (R) 不是一條可用律。但是互補的條件却不明顯。不送氣濁母絕大多數都只配單元音韻母，送氣濁母既配複元音韻母、帶鼻音尾韻母，也配單元音韻母。而在單元音韻母之中，哪些配送氣，哪些配不送氣，却又是每種元音各自爲政地互補著。我們當然可以不避煩瑣的把這些互補的音節一一列出。可是這樣作，對這裏的問題並沒有什麼幫助。因爲我們找不出互補的條例 (generalization)，來說明何以會從這些條例中產生出送氣濁聲母來。比方說，爲什麼複元音韻母和帶鼻音尾韻母就會使不送氣濁母變成送氣濁母？爲什麼 i 韻母會使 d 變成 d'，却不會使 b 也變成 b'？所以這種互補，不是產生新音位的分裂性互補，而是應用一條規律時的使用上的互補。對於這種互補，我們寧願採取這樣的看法：那就是以規律 (R) 來解釋陽平調中送氣濁聲母的產生，並且以爲這條規律先施用於複元音韻母和帶鼻音尾韻母，以次漸及於單元音韻母——在帶單元音韻母的音節中，組成音節的成分較少，辨異的功能負擔便相對增加，因而抗拒變化的力量也隨之轉強——而在單元音韻母中，以送氣聲母取代不送氣聲母的過程，也因爲是逐音節地發生的，所以同音的一組字往往有相同的讀法。至於像「脾、徒、瓷」這二十多個字，便是到目前爲止，在規律 (R) 的擴散過程中還沒有受到影響的「演變之餘」 (residue，並請參看 Wang 1969)。

此外，「拔、跋、鐸」這三個讀送氣濁母的入聲字要怎麼解釋呢？在楊時逢先生整理的四川方言調查報告（楊1984）裏，除了灌縣不詳之外，其他 133 個四川方言都有「拔」字。他的今讀有以下幾種情形：

	<u>p</u>	<u>b'</u>	<u>p、p' 兩讀</u>	<u>p'</u>
方言數	1	1	8	123

其中讀p'的佔絕大多數，包括了永興附近的許多方言在內。「拔」讀p'不讀p，

是不合官話清化規律的。也正是因為大多數西南官話把「拔」例外讀成了p'，永興便依規律（R），一視同仁地改讀爲b'。

至於「跋、鐸」兩個字，因為四川方言調查報告裏沒有收錄進去，我們無法考究。不過說他們和「拔」字類似，是個入聲演變的例外，恐怕可能性也是很高的。

如果規律（R）成立，我們就要進一步問：為什麼明明陽平調中有送氣的清聲母字，也就是來自古入聲的送氣清聲母字，即「冊」類字，永興方言竟不拿這個送氣清聲母去對應外來的送氣清聲母，却反而要創造一套新的原來沒有的送氣濁聲母呢？這可以有兩種解釋。第一是社會語言學上的考慮。永興這個語言社羣，一面受到送氣清音的影響，一方面又不願意放棄原有的「才：冊」兩類的分別，於是就綜合了外來與本地兩方面的特點，形成了一套新的送氣濁母。在形成送氣濁音以後，這就成了永興話的特徵。由於羣體認同（group identity）的需要，一個社羣會保持特字和特別的音韻系統，以作為鄉親的辨認記號。第二是推想規律（R）發生的時候，永興的入聲還沒有併入陽平，陽平調中只有濁母平聲字。由於音韻結構上的限制，陽平調不配清聲母，所以無從以本身的送氣清聲母去替代，只好在原有的濁母上加上送氣的成分，以符應外來的影響。當送氣濁母形成之後，入聲才變入陽平，陽平調中也才有送氣清聲母。

這兩種推想都很有可能，並且也不互相排斥。我個人尤其願意相信第二種猜測。因為今天「核心湘語」的城步、新寧、東安、零陵、武岡、祁陽等幾個方言，既有濁母，入聲也都獨立成調（參看丁邦新1982：263及楊時逢1974）。永興保留了濁聲母，那麼三百多年前初遷之時，也當是核心湘語的一支，極有可能還保持入聲調。這當然不是一個必然的理由，不過也許可以使第二種想法更多一層考慮。

四、「影響規律」的另一個例子：竹篙

永興方言被稱為「老湖廣話」。與永興相鄰的另一種「老湖廣話」是竹篙方言。崔、李兩先生對竹篙方言也有重點式的說明。其中（崔、李1986：195）有這樣一段話：

竹篙話同永興話一樣，具有四川官話的某些特點。如聲調分陰平、陽平（入聲

歸陽平)、上聲、去聲四類，其調類和調值都跟四川官話一樣；韻母三十八個，也沒有超出四川官話的範圍。跟成都話和金堂話比較，多了 [ɿ yu] 兩個韻母，[ɛ iɛ uɛ yɛ] 相當於成都話和金堂話的 [aⁿ ieⁿ uaⁿ yeⁿ]。比較明顯的特點仍然表現在聲母方面。前面我們已經談了永興話的語音特點，這裏只談談竹篙話跟永興話的異同。

1. 竹篙話的聲母總數爲三十個，比永興話少 [d' dz dz' dz' g g' ʁ] 等七個。
2. 竹篙話的濁聲字比永興話少，僅有三十八字：

[b] bən 盆彭膨並 | bin 瓶並 | boŋ 朋棚蓬篷並

[b'] b'i 匹滂皮疲脾並 | b'i 屁滂 | b'ai 牌並

[d] daŋ 堂唐塘糖搪定

[dz] dzuɛ 船船 | dzaŋ 藏隱~ 從 | dziaŋ 牆從 | dzuəŋ 床崇

[dz'] dz'ai 柴崇

[dʒ] dʒin 陳程澄成禪秦從勤羣 | dʒiaŋ 強長場腸澄 | dʒioŋ 蟲崇

[z] zɿ 池澄 | zɿ 士事崇

[ʒ] ʒau 韶苕禪 | ʒa 下夏匣 | ʒaŋ 嘗禪 | ʒaŋ 上尙禪 | ʒɿ 是禪

| ʒe 折禪

濁聲母字的範圍大大縮小，而且僅保留在口語中。由此可見，湘語入川以後，原有的濁聲這一特點在竹篙地區已經走向消亡。

竹篙的濁聲母正在消失之中，這一點是相當清楚的。在這裏有三點特別值得注意。第一、竹篙除了有 b、d、dz 等不送氣濁聲母，也有 b'、dz' 等送氣濁母，而且除了兩個字——「匹、屁」——之外，來源也都是古平聲字。可見規律 (R) 不但影響了永興，也影響了竹篙。第二、我們就僅有的少數字來比較，發現兩個方言對個別詞彙的處理不盡相同。現在列表如下：

永 興	竹 篙	例 字
dz'	dz'	柴
b'	b	盆彭膨瓶朋棚蓬篷

b	b'	匹皮脾牌
d'	d	堂唐塘糖塘
dz'	dz	船
dz'	dz	墻
dz'	dz	床
dz'	dz	秦勤強長場腸
dz'	dz	蟲
dz', dz' 兩讀	dz	陳程成

這些例字只有一個例外的「匹」字可以不計，其他三十個都是平聲濁母字。竹篙和永興，就其前身都為湘語而言，這三十個字原來應該都唸不送氣濁母才對，後來受到規律（R）的影響，才開始有送氣濁母的一讀。可是很明顯的，哪些字該讀送氣，哪些仍維持不送氣，兩方言只有一個「柴」字是一致的，以外的29個字都正相反。這一點可以支持剛才第一點的觀察。因為竹篙的送氣濁母字雖少，却正是因為這些送氣濁母字，如「皮、脾、牌」之讀 b'，在永興仍讀不送氣，可以證明竹篙的送氣濁聲字並非借自永興，而是自己受規律（R）影響後的創制。第三、「牌、排」這兩個字中古都是蟹攝並母二等字，「牌」在佳韻，「排」在皆韻。這兩個字在成都等西南官話是同音字，而一般湘語也都不分別佳、皆兩韻的唇音字。這兩個同音字在永興都是不送氣的 b 母字，在竹篙「牌」讀成 b' 母，「排」却没有著錄。從崔、李兩先生「竹篙話的濁聲母字比永興話少，僅有三十八字」這句話的語氣來推斷，並不是「排」字今讀失收，而是這個字不讀濁聲母，已經清化了。「排」字的清化，想來不外兩種情況。一是 bai > b'ai > p'ai，一是 bai > pai。無論是哪一種，我們都可以說「排、牌」的不同音，是演變步調不一所造成的。在前一種情況，「牌、排」都曾受（R）的影響讀 b'ai，但在接下去的清化過程裏，「排」先於「牌」。也就是說，清化的發生乃是逐字的，而非逐音節的。在後一種情況裏，「牌」讀 b'ai 時，「排」仍是 bai，然後直接清化；這裏受（R）影響的過程，也是逐字的，而非逐音節的。其他在永興與「成」同音的「誠、城」等字，竹篙也不讀濁聲母，正可以「排」字的例子來理解。不過

所謂「詞彙擴散」究竟是以詞彙還是音節（同音字）為單位，恐怕還需要進一步探究。這裏的情形，似乎永興是以音節為單位——至少上一節所列送氣與不送氣濁母的互補是如此——而竹篙是以個別的詞彙為單位。但是我們不要忘記，永興所列出的，只是一部分的材料。許多在受（R）影響以前的不送氣濁母同音字，已經清化了。他們的情形，很可能就像這裏替「排」字設想的兩種情況。如果下一節的討論可以應用到這裏的某些字的話，這些字應當是先變化為送氣濁母再清化，那麼在受規律（R）影響的時候，就不能那麼單純的認定，一定是以音節為單位了。

以上三點，在規律史的研究上，有重大的意義。這意義就是，同一條規律對不同的方言發生相同的影響的時候，這種影響可以是逐字地、或逐音節地，而且可以是哪些字或音節受影響、哪些字或音節不受影響各方言自主地發生的。

五、清化的過程

永興和竹篙的濁聲母都正逐漸消失，雖然消失的步調有速有遲。我們知道，湖南的一些「新湘語」也消失了濁聲母，濁聲母消失後變成了不送氣的清聲母。那麼永興是不是也如此呢？就崔、李兩先生所給的有限材料來看，似乎不是。以下是目前所有的例子：

*d : ts 著 tsoŋ

ts' 澤宅 ts'eŋ, 濁 ts'oŋ

tɕ 陣 tɕinŋ, 召 tɕiauŋ, 蟄 tɕiŋ

ts' 池 ts'li

*dz : ts 絕 tsueŋ

ts' 疵 ts'li

*ʒ : tɕ' 慎 tɕ'inŋ

*g : ts 圈 tsuanŋ, 菌 tsuənŋ (參考另一讀 dzynŋ)

ts' 裙瓊羣 ts'uənŋ

ts 距拒巨鋸具劇 tsuŋ, 局 tsuŋ

ts' 渠 ts'uŋ

這裏一共只有24個字。就這24個字來看，清化的總的趨勢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不符這個趨勢的，有「澤宅濁蟄疵愼」6個字。其中「澤宅」兩個字的聲母，在所有的湘方言中都讀 ts'，只有零陵和辰溪讀 ts（參考楊時逢1974）；而在132個有記錄的四川方言中，全部都讀送氣的 ts'、tɕ'、tʂ' 或 dz'（遂寧）（以上參考楊時逢1984）。可見這兩個字讀送氣聲母，是一個相當普及的現象，有超越個別方言內部規律的地方。其他4個字沒有足夠的資料可供比較，也許也像「澤宅」一樣可以看成例外。

如果這二十多個字能够反映永興清化的一種趨向的話，這種趨向很有意思。湘語的清化是變成不送氣聲母，官話則是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現在永興本是湘方言，他的清化却走官話的方向。這當然是因為永興受到西南官話的影響的緣故。如果我們再設想，將來永興方言完全清化，那麼他的清化過程，至少有一部分字的清化過程，就是：

濁不送氣——濁送氣／ 平聲>清送氣／ 平聲
 濁不送氣／ 仄聲>清不送氣／ 仄聲

有意思的地方在這裏：官話的清化，是先依聲調分化再清化呢，還是分化與清化同時進行呢，我們目前完全不知道；但是永興給了一種類型，這種類型是先分化、後清化。永興當然是一個特例，不過在漢語方言之中，永興會不會是僅有的特例呢？

六、永興乙

永興的塞音和塞擦音聲母在同一個發音部位上有四套音對立的現象，例如唇音的 $p : p' : b : b'$ ，這在這篇文章一開始的地方就已經提過了。在與聲調的配合上，陰平、上、去都只有 $p : p' : b$ 的三分，只有陽平調才具足 $p : p' : b : b'$ 等四套音，例如決 $t\text{ʂue}\downarrow$ 、缺 $t\text{ʂ'ue}\downarrow$ 、排 $bai\downarrow$ 、萍 $b'in\downarrow$ 。⁷ 陽平調所以會具足四套音，乃是原來的濁聲母 $b、d、g、dz$ ……等塞音或塞擦音當中的一部分字，而且關鍵正在只是一部分字，受到鄰近西南官話同屬陽平調的 $p'、t'、k'、ts'$ ……的影響，也就是規律

7. 由於材料有限，我們無法舉出更為整齊的例字。這裡的四個例字，分別代表 *k、*k'、*b、*b。見系字顎化後再讀成 ts、ts'、s 的情形，不獨永興為然，湖北的「楚語區」也有同樣的情形。（參看趙元任等，1948）

(R) 的影響，所造成的。由於西南官話古仄聲濁母字清化後都不送氣，所以永興陽平調以外聲調的濁母字就不受規律 (R) 的影響，也就無從產生 b' 、 d' 、 g' 、 dz' ……等送氣濁母。假如這樣的了解是正確的話，我們便可以揣想另一種狀況。設想永興不是遷到四川，而是遷往江西或其他贛、客方言密集的地區。這個地區的方言，不分平仄，古濁母一律清化為送氣清聲母 p' 、 t' 、 k' 、 ts' ……等等。並且設想使規律 (R) 在四川影響永興的動力，在這個新地區依然不變。那麼這個時候永興——我們現在改稱為「永興乙」——的聲母系統會有什麼變化呢？很顯然，在所有的陽調裏，「永興乙」都會有 $b:b'$ 的對立，一如今天永興的陽平調。和今天的永興一樣，「永興乙」陽調中的 b 、 b' 都只來源於中古的一個 $*b$ 聲母。再假設經過了千數百年之後，「永興乙」孳衍出許多小方言，在地圖上或許也佔有了一塊方圓之地。在這些小方言裏， b 、 b' 或者清化、或者沒有清化。通過比較的研究，我們會得出：「古永興乙」是一個具有 $p:p':b:b'$ 等塞音或塞擦音四分的方言，這樣的結論來。這時候，我們也許會拿「古永興乙」去和古贛語、古客語或切韻等 $p:p':b$ 三分的方言比較，進一步推論他們的共同祖語也應當是 $p:p':b:b'$ 四分的語言。因為「永興乙」的後代方言在四分的表現上，是如此的一致，不太可能受到其他方言的影響，唯一的解釋便是：「永興乙」是一個最能保存古語 $b:b'$ 之別的方言，而其他的方言却都把 b 、 b' 合併了。從語音的演變來講， b 、 b' 的合併是相當自然和易解的現象。一切都很順利，共同祖語的 $p:p':b:b'$ 的四分，便可依此確立。

這樣的結局，當然是一場誤會，所幸「永興乙」也只是個杜撰的方言而已。但是這個故事所描繪的景象，我們却絕不陌生。比方說，「永興乙」是不是很像今天的閩方言？「永興乙」的故事，可以供我們作多方的設想，而整個故事的關節就在：規律 (R) 乃是逐字地、哪些詞彙受影響哪些不受乃是方言自主地，發生其影響的。這就使得一個音位一分為二，却又無迹可尋。新語法學家的戒律，在這裏發生了動搖。這是永興方言的送氣濁聲母，對歷史語言學和古漢語的研究，所提供的一項重要的啓示。

七、結 語

永興、竹篙兩個方言讓我們看到了方言接觸和結構變遷的許多重要現象，除了本

文所討論的與送氣濁母有關的問題之外，語言層的相互關係與更迭過程也是極可注意的一點。永興許多字都有兩讀或三讀，可以看出不同層的演變正在進行，並且也就因此造成音韻上的一些特點，很值得我們繼續探究。我非常希望有機會接近這兩個方言或其他「老湖廣話」的朋友們，能够多注意和研究這些方言，讓我們對方言的行爲，有更多的了解。

初稿：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改正：一九八七年二月九日

〔後記〕本文在排印時，承臺灣大學張裕宏先生惠賜書面意見。張先生對本文註5有所討論，認為「對於『清濁』的解釋，至今未見定論，Ladefoged 認為響音（voiced）不可能有類似幽音（voiceless）的送氣情形，所謂 voiced aspirated 實際上是 murmuring 或 breathy，換句話說，是趙元任所說的『濁流』而不是送氣，辻伸久所報告的廣西粵語就是這種現象，而若 Ladefoged 所說正確的話，則永興的所謂『送氣濁母』應當是帶濁氣流的音節所產生的聲學效果，並不是送氣。既有濁流，則會使聲母不穩定，氣流趨向強大，聲帶趨向震動；在清濁對比消失後，這種音節就會在各方言各語言中發生不同的變化。」張先生並因此指出另一種可能的解釋，也就是「永興的所謂『送氣濁母』音節應是中古漢語遺留下來的帶濁流的音節，當然這裡並不否定永興陽平音節保留氣流趨向強大聲帶趨向震動的濁音節，是受周圍方言的相對的『送氣清母』影響所致，但這是『殘留』而不是『無中生有』」也就是說，永興早期的濁母是帶濁流的，後來配陽平調的濁母還保留了這種濁流，配其它調的濁母却失去了這個特點。這個設想在解釋上顯然簡潔得多。不過這樣一來至少有兩個問題需要進一步澄清。第一，除非我們不承認永興是一個湘語，否則為什麼無論清濁皆不送氣正是湘語古濁母今讀的一個特點，獨有永興却是送氣（帶濁流）呢？第二，中古漢語的濁母不送氣是一般公認的說法（參看李榮1952：116—124），若接受送氣濁母是中古漢語之遺的話，還需要有更充分的理由才行。但無疑這是一個有力的可能，我們期待更多的討論。

一九八七年六月二十七日

引 用 書 目

丁邦新

1982 漢語方言區分的條件，清華學報新 14.1,2 : 257—274。

何大安

(待刊) 規律與方向——變遷中的音韻結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90，臺北。

李 榮

1952 切韻音系，北京，科學出版社。

崔榮昌、李錫梅

1986 四川境內的「老湖廣話」，方言 1986·3 : 188—197。

楊時逢

1974 湖南方言調查報告，2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66，臺北。

1984 四川方言調查報告，2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之82，臺北。

趙元任、丁聲樹、吳宗濟、董同龢

1948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上海：商務印書館。

Ladefoged, Peter

1982 *A Course in Phonetics*, 2nd edition, New York :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Tsuji, Nobuhisa (辻伸久)

1980 *Comparative Phonology of Guangxi Yue Dialects*, Tokyo: Kazama Shobo Publishing Co.

Wang, William S. Y.

196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 : 9—25.